



《地球上的星星》 每个孩子都是 独特的星星

在印度电影的发展历程中，阿米尔·汗不仅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演员，更是一位关注社会现实、善于用影像传递人文关怀的电影创作者。2007年，由阿米尔·汗执导并主演的电影《地球上的星星》以儿童阅读障碍为核心议题，上映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获得多项电影大奖。

影片创作背景源于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应试教育现象以及社会对阅读障碍儿童缺乏认知的问题，许多家庭将考试成绩视为衡量孩子价值的重要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球上的星星》以独特视角揭示了教育制度中的盲点，呼吁人们重新审视儿童成长与成长的真正意义，希望借助电影让更多人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

影片讲述了8岁男孩伊桑的成长故事。伊桑天真活泼、富有想象力，却在阅读和书写方面表现异常吃力。他经常写错字母、考试不及格，因此被老师批评、被同学嘲笑，甚至遭到父母误解。在家人眼中，他只是一个不够努力、不够听话的孩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伊桑患有阅读障碍症。由于缺乏理解和帮助，他被送往寄宿学校，生活变得更加压抑和孤独。直到由阿米尔·汗出演的美术教师尼克的出现，才让他的命运发生转变。尼克敏锐地发现了伊桑的问题，并通过耐心引导和艺术教育帮助他重建自信。在尼克的鼓励下，伊桑逐渐克服困难，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最后的绘画比赛是影片的高潮，伊桑用自己的天赋和创造力证明了价值，也让家长和老师重新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阿米尔·汗在影片中展现出成熟而细腻的艺术表达能力。影片大量采用儿童主观视角进行叙事，通过黑板上扭曲变形的字母、试卷上成群飞舞的数字等视觉化手法构建伊桑的视觉世界，把观众拽入阅读障碍者的感知漩涡，亲历那种努力却无法理解的无助。影片氛围及色彩等也在伊桑离家前后形成鲜明对比。影片前半段充满跳脱的色彩、灵动的动画特效与轻快的童声哼唱，后半段则转入冷灰色调的寄宿校园、固定机位的静态镜头与几乎消失的背景音乐，当伊桑重新获得理解与关爱时，温暖的色彩再次回归，象征着希望与新生。

就如尼克在片中说的那句令人深思的话：在所罗门群岛，原住民要砍伐一棵树时，不用刀斧，而是围着树集体咒骂，几天后树便自行枯萎。孩子的精神世界同样如此。持续的否定是最锋利的刀刃，而教育最根本的力量不是纠正，而是看见。影片结尾，伊桑转身奔向尼克，被高高举起的那一刻，他就像一颗星星在闪闪发亮，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芒。

融媒记者 郑旭华



《加州旅馆》 加州幻梦 与囚笼

1976年发行的《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是老鹰乐队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也是乐队艺术生涯真正的水分岭。这张在滚石杂志史上最伟大500张专辑中位列第37位的作品，并非仅仅依靠同名主打歌的光环而封神。它是一张以加州为棱镜，剖解美国梦浮华与虚妄的概念性杰作。

当乔·沃尔什取代创始成员伯尼·利登加入乐队，当唐·亨利在歌词创作中的主导地位愈发凸显，老鹰乐队完成了一次从乡村摇滚到硬摇滚的气质蜕变。专辑开篇的同名曲无疑是摇滚史上最具有辨识度的作品之一。唐·费尔德与乔·沃尔什那段长达两分钟的双吉他前奏，在一组看似循环的和弦进行中编织出诡谲而迷人的氛围。费尔德写下音符的那一刻，或许并未预料到，这段旋律将在半个世纪后依然是全球吉他手心中的神主牌。

然而，《加州旅馆》的伟大远不止于旋律。唐·亨利曾在访谈中坦言，这首歌写的是从天真走向世故的过程，以及美国梦走向毁灭的黑暗面。歌词中那座你可以随时退房，但永远不能离开的旅馆，正是70年代南加州音乐圈糜烂生活的隐喻：派对、纸醉金迷，以及无处逃脱的精神囚禁。与以往专辑中轻松愉悦的公路漫游不同，《加州旅馆》是一则关于纯真陨落的黑暗寓言，更是水门事件之后、60年代理想主义彻底崩塌之际，美国社会最精准的音乐镜像。

紧随其后的《镇上新丁》(New Kid in Town)以细腻的和声处理探讨了名声的短暂易逝，这首歌在1977年获得格莱美最佳录音奖与最佳声乐编排奖。而《飙车老司机》(Life in the Fast Lane)则以生猛的吉他描绘了快速堕落的生活节奏。终曲《最后的圣地》(The Last Resort)更是将批判的视野扩展至整个美国的殖民史与资本掠夺，以近乎虚无主义的悲观口吻，完成了对美国梦前世今生的终极质询。

《加州旅馆》的封面拍摄于比佛利山庄酒店的黄昏，大卫·亚历山大按下快门的瞬间，捕捉到的是一种混合了荣耀与颓废的微妙氛围。这种感觉恰恰贯穿了整张专辑。旋律是通俗流畅的，内核却是深邃悲观的。老鹰乐队用最通俗的摇滚语言，书写了70年代美国最沉重的精神困境。而那张封面里模糊游荡的人影，或许就是每一个曾经入住过这座旅馆、最终却再也无法离开的灵魂。



融媒记者 俞舒梦



《刮风下雨》 风吹雨打 自有活法

《刮风下雨》是青年作家李静睿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李静睿出生于四川自贡，她将笔触落回熟悉的巴蜀土地，以自贡横街子为舞台，借一个普通家庭半个多世纪的命运起伏，写出历史风雨落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重量。

故事围绕林家三代人的命运展开。以我林烟烟的视角讲述，从富家小姐侯兰青与穷小子林桂轩在抗战风雨中的相遇写起。侯兰青曾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林桂轩则在码头当棒棒（临时搬运工）谋生。两人在横街子扎下根，生下7个儿子。从抗战、饥荒、上山下乡，到变革、下岗潮，林家人的命运与时代紧密交织，构成了小说最厚重的生活肌理。到了1997年，一位同父异母妹妹的出现，又将被时间遮蔽的过往重新牵引出来，使这个家庭内部的隐痛与秘密浮出水面。

小说题名“刮风下雨”取自四川麻将术语，在牌桌上意指凑杠的机遇，在小说中则象征着历史洪流中无法预料的动荡与转折。上山下乡、结婚生子、进厂下岗，每一次时代的风雨都猛烈地刮过这个普通家庭。然而，林家人在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时，却展现出如麻将桌上般的智慧、韧性与豁达：无论外界如何风雨飘摇，生活本身的牌局仍在继续。生活就是那副打不完的麻将，只要不开牌桌，就永远有和牌的可能。

这本书最动人的是女性群像。外婆侯兰青从娇小姐变成撑起家庭的主心骨，她一生跌宕却从不低头，姑姑方咏娴虽然是私生女，但她给家里带来了生机，堂姐林沙沙22岁下岗，攒钱买钢琴，追寻自我。她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乐观。命运无常，但生活不塌。用书里的话就是：这屋头的女的一个比一个扎劲。

李静睿把时代写进巷子、饭桌、麻将声和家人之间欲言又止的沉默中。小说充满浓厚的巴蜀生活质感，语言细腻，人物鲜活，于市井烟火中见历史风云，于家庭悲欢中照见社会变迁。

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也是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大事发生，只有家人团结相守。风会刮来，雨会落下，但人仍要吃饭、打牌、相爱、活下去。他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活法，在风吹雨打中显出韧劲。

融媒记者 王琦铮